

一把火

133877

一把火

俞 林 著
計桂森 插圖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
一九五三年

封面木刻作者：古 元

總 43 中 9 32 開 83 頁 102,000 字

一 把 火

俞 林 著
計 桂 森 插 圖

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南人民出版社初版

一九五三年三月新二版

一九五三年十月新四版

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

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

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

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

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

1—5,000 (中南人民版) 定價五千元

18,081—23,095

一九五〇年春天，有些新解放區鬧饑荒，這是蔣匪幫多年殘酷的統治和潰敗時大肆破壞所造成的。美帝國主義者企圖利用「救濟」的偽善工具，插足到我們的新中國來，挑撥人民與政府的關係。這些地區的地主階級，成為美帝國主義和蔣家殘匪的代理人。他們利用春荒，煽動農民向政府借公糧，甚至搶糧，企圖一方面轉移農民的視線，好保存他們自己的大批存糧；另一方面好打亂我們的調糧任務，使物價繼續高漲，破壞我們的經濟措施。總之，他們想點一把火燒到黨和人民政府的身上，有些地方，地主已經把火點起來了。美帝國主義者和蔣家殘匪正盼望着「捷言」。

這些地區的農民還缺乏應有的覺悟，沒有組織或組織的很差，對黨和人民政府還缺乏正確的認識。地主階級正是利用農民這些弱點，欺騙農民盲目地跟着他們走。

擺在黨和人民政府面前的任務是艱鉅的，黨和人民政府必須有明確的政策，必須耐心地教育農民，提高他們的覺悟，把他們引導到自己方面來，組織成一支強大的力量，向地主階級開展退租鬥爭。只有這樣才能解決春荒問題。經過了地方幹部耐心的工作，終於點起了羣衆的火把，燒向地主階級身上去。

這是一個勝利的鬥爭，這一勝利不僅解決了饑荒問題，春耕的困難也隨着解決了；並且保證了調糧任務的完成，打下了穩定物價的物質基礎，使美帝國主義無恥的妄想落了空。

經過短短的一年，在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，我們不僅消除了饑荒，還能拿出大批糧食援助印度饑饉的人民。這是一個極大的勝利，但一切勝利都是從鬥爭中得來的；因此我們必須足夠認識一九五〇年春天退租鬥爭勝利的意義。

下面就是這個鬥爭的一個實例：——

一九五〇年春天，河南不少地方鬧饑荒。京漢路兩側的新解放區，去年叫國民黨的敗兵狠狠地糟害了一場，接着土匪徐耀臣又拉起什麼『鄂豫皖反共自衛軍』的招牌，在這裏搶掠了幾個月，直到冬初解放軍把股匪剿掉，打死了徐耀臣，社會秩序才安定下來。可是一過年就碰上這個要命的春荒，人心又惶惶不安起來。

平原上，空赤落的沒有活氣。說沒有活氣，倒不是說沒有莊稼，麥苗已經老高了，只是離麥熟還有幾個月，遠水救不了近火；等着下種的黍稷（高粱）、穀子、豆子，還沒有指望。也不是說遠近望不見個人影，平原上人倒是不少，可是都灰塌塌地，不是蹲在地上挖苦菜，就是爬到樹上搖樹葉，一個個臉色焦黃，兩眼沒光彩，見了人連招呼都不願打，頂多嘆上口氣說聲：『又像民國三十二年啦，逃荒去吧！』

這些人都是窮佃戶，中農戶多少還有存糧。佃戶裏只有一個人不着慌，這就是李中合。他是馮福堂的佃戶，住在馮家的外院裏，特別得到東家的『照顧』，眼下還不短吃的。他老婆也天天領着閨女到村外挖野菜，他却一個人留在家裏，捉摸東家這幾天來的變化。

李中合看出東家正在發愁。原來馮福堂訂着一份『河南日報』，每隔一天報紙來

了，他就戴上眼鏡，扎着鼻子看半天。有一天看完報紙就皺起眉頭來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李中合也不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只知道從此東家臉上就遮上了一層烏雲。

這兩天馮福堂更有點顛三倒四，不是沒到門檻就先抬了腿，就是下完了台級還向下邁步。有時候說了上句就沒下句，要不然就低着頭往前緊走兩步，突然又扭頭回去了。李中合暗想東家的愁事不輕，去年共產黨來了，他還沒發過這麼大的愁。本來嘛，東家有本事，『精明強幹』，有啥事能難倒他？冬天新政府派了個姓鍾的幹部來徵公糧，要按合理負擔，東家就得出一千斛——兩萬五千斤！這在別人身上簡直成了天大的愁事；可是東家到什麼時候有什麼路數，看準了姓鍾的是個新幹部，就欺他人生地不熟，把當過保警的胡老明抬出來，幫着那位姓鍾的派公糧，催公糧，登時成了個『積極分子』，糧一徵完，就居然當了鄉長。自然馬馬虎虎地把徵糧這一關混過去了。可是這回又遇上什麼作難的事了呢？鄉裏有胡老明支撐着，大小事還不是東家說了算數？李中合思摸來思摸去，總想不出個道理來。

說來也奇怪，有天晚上來了個大鬍子，第二天天剛麻麻亮就悄悄地走了。從此馮福堂臉上的皺紋就鬆開了，走路也輕快了，這更叫李中合猜不透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。

原來這位大鬍子姓汪，是山裏汪家莊的汪醫生。他來訪馮福堂並不是爲治病，却爲一樁機密的勾當。

馮福堂愁眉不展地翻着『河南日報』對客人說：『我正爲這事發愁，捉摸不出個好主意，去年共產黨剛過來，還盼望着趁他立脚不定，國軍再翻回來；如今共產黨在北京坐安穩了，事情就要棘手。你看（說着連聲敲打着報紙），爲這件屁事，中南、省府，連專署都下了指示，都要派人下來，要這樣幹下去，鄉裏也不是個保險地呀！』

汪大鬚子拿過報紙，粗粗一看，隨手丟開，不在意地笑道：『老兄，你就慌了神啦？唉，用不着發愁，我差不多不少，正是爲這樁好事訪你——』

馮福堂半信半疑地問道：『好事？我的老弟呀，你別拿我開心吧！』

汪大鬚子不慌不忙地說：『哪有工夫打哈哈，說的是實在的，你覺着共產黨這一手毒辣，是唄？』

『可不是，厲害！你看報上：要真這樣一辦——傷耗點東西倒是小事，怕只怕栽了勛斗就爬不起來了。』

『栽不了勛斗，老兄，還有比共產黨厲害的招子。他就是個孫猴，也還有二郎神吶！』

馮福堂聽着裏邊有文章，便湊近一步問道：『老弟，你到底有什麼好辦法呢？』

汪大鬚子把嘴湊到馮福堂耳根，如此這般地一講，馮福堂不由哈哈大笑起來，笑過之後，翹起大姆指稱讚說：『老弟，真好見識！』

汪大鬚子連忙擺手說：『這也不是兄弟的見識，實話對你說吧，這也是上邊的指

示，你明白吧？」

『你說是——台灣？』

『不光台灣，還有……』汪大鬍子翹着大姆指往天上指了指。

馮福堂會意地『呵——』了一聲，說：『老美？』

『不錯，美國，前幾天派人到香港，專收集這方面的情報。老兄，你剛才說共產黨在北京坐安穩了，哼，就憑今年春天這個亂子他就坐不安穩。老兄呀，好好地幹，這回要是幹好了，不光你栽不了筋斗，也傷耗不了東西，還說不定落兩份獎賞呢！』

馮福堂一時沒想明白，問道：『怎麼兩份？』

汪大鬍子怪他太遲鈍了：『怎樣不兩份？』

『啊！』馮福堂馬上明白了，向汪大鬍子笑着拱起手來……

等汪大鬍子一走，馮福堂就立刻安排如何行動了。第一步把李中合叫到裏院來，因為今天用得着他，破格地讓了他個座位。

李中合心裏像個小鹿直撞，幾天來捉摸不透的事馬上就要有分曉了。如果東家有什麼借重自己的地方，又該落些便宜了。他踞促地坐在遠遠的一個凳子上，屏着氣聽馮福堂說下文。

馮福堂仰在椅背上，瞅着李中合，單刀直入地問道：『中合，你看出我這兩天發愁來了，是不？』

李中合不由一驚，像辦了壞事當場被捉住似地，一挺腰板，吞吐地說：「這，這，我不知道……」

馮福堂奸險地笑笑說：「你還瞞着幹啥？你的心眼我還不明白！你捉摸透了沒有呀？你猜我倒是爲啥發愁呀？」

被馮福堂這樣當面逼着問，李中合轉不過嘴來，只得承認自己確實捉摸過，可是捉摸不透。

馮福堂往前略欠身，好像要說體己話似地，指着外邊說：「我問你：這兩天窮鬼們有歇牙的吧？」

李中合連忙應道：「就是，就是，樹葉剛出來就扒光了，有人整天見不到糧食了。」

馮福堂兩手一攤，作難地說：「唉，我就是爲這事發愁！」

這倒把李中合弄糊塗了，他摸着後腦杓，歪過臉，偷看了馮福堂一眼，問道：「大叔，這你發什麼愁呢？倉房裏大囤滿，小囤流，碰上這個饑荒年頭，還不是個發財的時機！」

馮福堂故意裝糊塗地說：「你說怎麼個發財的時機呀？」

李中合說道：「那還用說？窮人就只有一尺寬的個路；碰上這個年頭，不求你借糧食哪過得去？平時吃一還二，今年你要他吃一還三，保險人們也搶着來，不擠破

門，算我沒說？」

馮福堂聽了，只抿着嘴笑了笑。李中合看出沒說對東家的心意，這更叫他摸着後腦杓，猜不着門道，馮福堂見把李中合攪糊塗了，便拿出指教人的口吻說：

『中合，跟了我這些年，見識還不到家呀！你看的這點道理好有一比：就像盤子裏的水——又淺又薄！像你說的這樣簡單，我還上啥愁？那我不成個傻瓜蛋啦！對你明說吧：今年的糧食不能往外借，你想透了嗎？』

李中合聽過不少東家的訓教，學到了不少『處世』的『道理』；可是却想不透東家這回警的是什麼主意。

只聽馮福堂講道：『你得明白：今年世道不同了，不管怎麼說，共產黨是來了。共產黨一會一個主意。糧食放出去容易，你敢担保秋後能收回來嗎？』

李中合才明白東家多了這層顧慮，可是他還覺着不對頭：『大叔，你別嫌我囉嗦；共產黨又不是才來到，一晃快半年了，咱鄉裏還不是原封沒動？鄉長又是自己人，大叔不也說過共產黨管得了區，管得了縣，就是管不了咱們這個鄉嗎？』

馮福堂不由暗中稱讚李中合有心眼，把對他講過的話記得很清楚，看來想哄騙他還得費點唇舌，於是耐着心說：『話是那樣說，可是究竟世道變了，衙門口不是給咱們開的了。處處不看遠點，就得吃大虧。中合，這不是咱們發財的年月，只盼着不破財就阿彌陀佛了！』

「這倒是！」李中合這回點了頭。馮福堂見他信服了，便往深處引：「糧食不往外借，我是拿定主意了。愁人的是糧食明擺在外處，多扎眼呀！」

李中合也跟着說：「可就是，頭年只搗弄出去五百多斛，要知道這樣，當時都弄掉就好了。」

馮福堂向李中合一甩手說：「別說那個了，現在往外沒處弄，只能在家裏打主意了。」

「那，好辦！」李中合聽懂了東家的意思，連忙出主意說：「給糧食挪個地方！我看後院那個暗窖子就好。」

馮福堂裝糊塗地問：「中嗎？糧食壞不了嗎？」

「壞不了，窖子在牆底下，雨水進不去，四壁是白灰摸的，乾堂堂的，放上一年也發不了霉味！」

「你看着中？」馮福堂摸着下巴，裝着思索：「好，要不然咱們就試試，可是——中合，上萬斤的糧食呀！怎麼挪進去呀？」

李中合高興了，幫東家這個忙，不用說會有好處，便高興地站起來說：「大叔，沒啥，我們一家子都動手，用不了半宿保險弄得完。今個黑夜就中！」

馮福堂滿臉帶笑地從椅子上下來，遞給李中合一支煙，誇獎他說：「中合呀，這可就都憑你了！其實，咱們這也不分什麼裏外，保住我的糧食，也就保住你們的飯盆

了。這年頭，我還貪圖個啥？你用着啥了，就說句話！」

李中合接過煙，受寵若驚地說：「沒啥，沒啥，年上大叔只說了一句話，就把我的公糧免了，這個光就沾大了……」李中合說着站起來，自己沒帶火，手裏拿着煙，不知道怎麼好，馮福堂馬上轉身把桌上的火柴遞給他，又說：

『那今個黑夜就動手，你可得對孩子們講講，這事可不許往外亂講——你家二狗，可是個楞頭青，我一會還得教導教導他。』

李中合連忙答應：『對，對，我先囑咐一下。』說着也沒點煙，就告辭出來了。

馮福堂站在屋中間，摸着鬍子，得意第一步的勝利，隨後又倒背着手在屋裏蹣跚起來，心裏一股熱勁又上來了，等躡到穿衣鏡前，不由站下照照近來的面容。他自小就得意生得『儀表非凡』，這番又仔細端詳起自己的大肚子、粗腰板、和一臉肥肉，暗中稱讚起自己的『福態』。看來看去，不由往上挑起眉毛，睜大眼睛，右手握緊拳，有力地向左掌上一擊，自負地說：『我姓馮的豈是個好惹的！』

這時到了掌燈的時分，屋裏已經暗下來了，他從穿衣鏡旁轉過身，到裏間屋拿出一根火把，預備晚上扛糧食的時候照明。雙手顫顫這根擰得緊緊的乾竹子，忽然聯想到一個吉利的預兆：心想：『火把，好，挑起這把火，燒到他共產黨身上去！』想到這不由失聲癡笑起來，笑聲雖然不大，全屋却都震動了。一轉身正看到自己鏡子裏的影子，天晚了，全身都很模糊，但滿嘴呲着的白牙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李中合從裏院出來，立刻到磨房裏拿了四條口袋，回到家裏往地上一放，對老婆說：『大姐娘，把口袋補補，快着點。』

大姐娘剛做好『湯』（這裏晚飯通常喝稀的，叫湯），她知道孩子挖了一天野菜都餓的等不及了，便問丈夫道：『什麼急事，喝罷湯再補不中？』

李中合板着臉說：『叫孩子們先喝吧。』

大姐娘知道丈夫的脾氣，嫁給他將近二十年，總像和他隔着道牆，說話、辦事都彈不到一根弦上。說起來兩個人出身差不多：李中合的爹把地都賣給馮家，給人家當了半輩子長工，臨老落個累死，當時李中合還是個吃屎的娃娃，什麼也不懂，馮家就把他爹留下的一點點財產也給霸了去，收下李中合當小工，長大了才掙工錢。大姐娘呢？連爹娘是誰也不知道，叫一個外姓人養到十三四，就賣到馮家當丫頭，十六歲上就叫馮福堂糟蹋了，後來有了肚子，馮福堂爲了遮醜，便叫李中合應承孩子是他的，隨後把丫頭嫁給他，等孩子生下來，馮家要去掐死了。這兩個人就這樣成了夫妻。大姐娘受了這回折磨，心傷透了，一見馮福堂渾身就起雞皮疙瘩；李中合呢？却叫馮福堂用心團弄住了：『給』了他一個媳婦之後，接着又檢了幾畝上等地租給他，在前院

撥給他房子住，平時又常叫他沾些小便宜，這樣一來李中合就服服貼貼地叫馮福堂任意指使起來。兩口子的心思也就越離越遠了。

大姐娘厭煩丈夫沒骨氣，可是又擰不過他，丈夫吩咐下來，她就瞥着一肚子委屈照辦。她先吩咐大姐給爹和兄弟二狗盛湯，自己便拿起一條口袋湊到燈亮裏補去了。

大姐已經十六七了，長的高高的個子，濃眉大眼，背後拖着條長長的大黑辮子，看來倒像十八九。她跟娘學得什麼都會做，又懂事，聽娘一說，就立刻給爹和兄弟盛了湯，也給娘端上一盃放在燈旁邊，然後自己捧着盃躲在灶火跟前去了。

大姐娘悶的難受，等人們都有吃的了，便停針問丈夫道：『啥事這樣急？』

李中合吱吱地喝着湯，沒理會，直等喝完一盃，把飯盃往大姐那邊一伸，大姐急忙接過來給爹去盛時，他才趁這機會，摸摸嘴，鄭重地把東家的事情講了一遍；隨後又囑咐孩子們說：

『這事可不興出去講，講了東家扒你們皮！都記着了唄？』

大姐端着飯盃，在爹面前等着，聽他這樣問，很懂事地說：『記住了，爹。』二狗呢？十四五了，個子長的小，倒像十二三，楞頭巴腦的，看爹一眼，又低着頭喝起自己的湯來。李中合不放心地事對他說：『二狗，你要對人講了，我就先扒你皮！』二狗還是照樣地喝湯，對爹的吓唬沒有理會。

大姐娘聽了，心慌意亂地縫不下去了，停了針問丈夫道：『喲，這又是誰出的鬼

主意？正青黃不接，他不借糧食，叫窮人咋過呢？」

李中合學着馮福堂的口氣，大模大樣地說：『借？借出去容易，還呢？』

『喲！』大姐姐不由失聲叫出來：『你算把窮人看扁了，就那麼一文錢不值？敢吃他馮家的糧食，就還得起他！俺沒聽見說過：放着成囤的糧食不借，叫大夥餓着。春荒剛開了頭，就這樣蝎虎，再過半個月，還得了嗎？』

李中合拍拍飯盤說：『你吵吵什麼？餓不着你就中了，你給別人操心，操得過來嗎？』話裏還帶着這層意思：你不贊成我巴結東家，不是我有能耐，你有飯盤端嗎？

大姐姐沒細思摸丈夫的話，她心裏正爲兒女親家發愁，那就是大姐姐沒過門的婆家。大姐姐的公公叫劉呈祥，也是馮家的佃戶，一家五口人已經沒吃的了。大姐姐早晨碰見劉呈祥，還給他出主意到馮家借糧，這一來不就沒指望了嗎？她把意思跟丈夫一說，李中合不冷不熱地說：

『借不着，省得日後還；人家又不是白借給。』

大姐姐實在忍不下去，回嘴說：『你說的倒容易，借不着省得還！人家現時就明擺着揭不開鍋，孩子又小，你怎麼……』

李中合兩眼一睜：『福來不小了吧，他父子倆都年輕力壯，比誰少隻胳膊短條腿呀，能掙不上一家子的吃喝！』

大姐姐手一慌一針扎在指頭上，疼得急忙用嘴去吮，吮了一口血，吐在地上，招

着指頭駁丈夫道：『你怎麼就看不見別人的難處呢？年上親家出了十斛公糧，你說人家該出那麼多？人家爺兩個哪個是不正經幹活的人？』

李中合扭過臉不搭言了，大姐娘知道再說什麼也沒用了，可是心裏的疙瘩却解不開，手也不靈便了，一個窟窿，縫來縫去老是鎖不住口，急了滿頭大汗。

原來大姐娘心裏有個小打算，希望春天就給大姐辦了喜事。她挺滿意這門親事，女婿福來是個又能幹活又規矩的青年。兩家租的地連着地頭，在地裏幹活的時候，福來和大姐誰也不背誰。她也不知道什麼叫自由婚姻，反正覺得閨女的婚姻比自己的強，只要大姐將來有好日子過，自己也就稱心了。不過她急着春天辦喜事倒另外有個原因：這是因為馮福堂的緣故。原來十幾年前，馮福堂還時常找她麻煩，大姐娘雖然軟弱，在這方面性子倒烈，想起當丫頭的時候吃他那場虧，牙一咬就跟他拚，光硬拚還不行，她費盡心機躲避他。等有了二狗，馮福堂才慢慢不在她身上下工夫了，可是這兩年她又爲大姐担上心，閨女慢慢地長大了，窮主的閨女長的却挺俊，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老是笑瞇瞇地瞅着人，做活又有本事，在場裏忙起活來，只見她來來去去，甩搭着大黑辮子，臉紅紅的，額上的汗珠也不擦，兩隻胳膊稍一吃勁就用杈舉起一堆麥稭來，看她像有千斤力氣一樣，不費勁就把麥稭架到垛上去。馮福堂在場邊看得發呆，兩眼像賊也似地隨着大姐轉來轉去。大姐娘在旁邊冷眼一看，不由渾身冰涼，兩眼發黑，吃過他虧的人，一眼就看出他打的啥主意，自己受過的苦決不能再落到閨女

了，把她一跤跌到地上，只見馮福堂紅着臉從她身上闖出屋去。她也顧不得旁的，急忙爬起來看閨女時，只見大姐蓬頭散髮的剛從床上坐起來，見娘來了，一頭扎到娘懷裏痛哭起來，虧得娘回來的早，不然就要遭他毒手了。從此她就四處張羅着給閨女說親。定劉家這門親的時候，李中合本不願意，她極力主張才勉強定下，一定下她就急着把閨女嫁過去，可是正趕到鬧徐耀臣的土匪隊伍，去年喜事沒辦成。馮福堂這老狗哪裏肯死心，編着法找機會，大姐娘用盡法子保護閨女，馮福堂三番五次地叫大姐進裏院洗衣裳、幹雜活，大姐娘看着事情不妙，便壯着胆子，進去找馮福堂，可是一到



馮福堂在場邊看的發呆，兩眼像賊也似的隨着大姐轉來轉去。

身上。可是事情越來越緊，有一天她從場裏回去，一進院就聽到屋裏有響動，她心裏一驚，三腳併兩步地趕到門口，一推門門插了，她瘋了似地敲着門喊道：『大姐，你在家嗎？你，開門！』就聽見大姐像被人堵着嘴，勉強掙扎着喊出聲來：『娘——娘——』她用渾身的力氣往門上撲，撲了兩下撲不開，第三下往門上闖去時，門霍的開